

小海森完成第三次手术

已有感染迹象,这几天最关键。

脸上终于摘掉了厚厚的棕色纱布,露出粉红色的脸蛋,24日,当记者再次来到山东省立医院时,躺在病床上的秦海森没有了呻吟,但看起来比之前却要虚弱了一些。就在几天前,海森做了入院来的第三次手术,将头部部分皮肤移植到了两肩。

躺在床上,不知是因为难受还是虚弱,对于前来探望的人们,海森已经无暇顾及,但在姥姥的提醒下,会用微弱的声音说声“谢谢”。爷爷秦传运几乎时刻陪在旁边,“皮肤移

植手术做了后,孩子还是有些疼,但能做手术,哪怕他疼,我们也宽慰一点。”自烧伤以来已经20多天,同在住院的妈妈伤情已经慢慢看到好转的希望,但小海森背部烧伤过重,已经出现了感染的迹象。

“医生说,海森能否度过危险期,这几天非常关键。”秦传运说,由于背部感染,海森头两天状态一度很差,眯着眼睛,话几乎也说不出来了,几乎是半昏迷状态。幸好几天治疗下来,海森精神有所好转,这也让一家人感到欣慰。

19日,本报以《“救救我”——菏泽一家四口被烧伤,治疗费告急!生命告急!》为题,报道了小海森一家分别在菏泽市立医院和山东省立医院的治疗情况,引起读者广泛关注,来自省内各地的热心人士纷纷汇来善款。记者了解到,女儿景景已经康复出院,爸爸秦敬林也在恢复中。而伤情严重的小海森和杜保敏仍在危急期,需要长期治疗。

文/本报记者 陈晓丽 尹明亮
片/本报记者 王媛



益知

医院标志

不能乱用“红十字”

在很多医疗机构的标志中,往往都会有一个“十”字标志,但很多人或许都会发现,医院的十字标志基本都是白色的。因为根据我国的相关规定,“红十字”是不能随便用的。

“红十字”是国际红十字协会的专用标志,它包含着医疗和救治的意思。《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明确规定:除军队医疗单位和红十字会外,民间现有一切“红十字”标志均属违法使用。

1998年,卫生部颁布《关于启用医疗卫生机构统一标志的通知》,对医疗卫生机构统一标志进行了明确规定,为带有白边的四颗红心围绕着白十字。四颗红心分别代表卫生人员对病人、对服务对象的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

遗体捐献 有哪些接收机构

山东省是全国较早制定和出台遗体捐献地方性法规的省份,2003年3月1日省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山东省遗体捐献条例》,目前,省红十字会已与取得资质的11家遗体接受单位、6家组织库、13家器官移植医院在遗体、器官和角膜捐献工作上建立合作关系。

11家遗体接受单位分别设置在:山东大学医学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潍坊医学院、泰山医学院、滨州医学院、济宁医学院、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济南市中心医院、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聊城职业技术学院、莱阳卫生学校。

6家组织库分别设置在山东省眼科医院、青岛眼科医院、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潍坊眼科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3家器官移植医院分别是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肾)、烟台毓璜顶医院(肾)、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肝/肾/心)、临沂市人民医院(肾)、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肝/肾)、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肝/肾)、山东省立医院(肝/肾/肺)、济南军区总医院(肝/肾)、聊城市人民医院(肝)、泰安市人民医院(肾)、潍坊市人民医院(肾)、济南军区第401医院(肝/肾)、济南军区第107医院(肝)。



身体虚弱,小海森吃饭喝水依旧要依靠针管。



收到燕山小学师生及家长们送来的捐款,小海森姥姥(右一)泣不成声。

社会关怀带给 他们坚持的信念

24日上午,当济南燕山小学老师和家长将总计7000元捐款送到医院时,海森姥姥失声痛哭,20多天来,每一个爱心人士的到来都给他们带来一分希望,也正是依靠着社会上的帮助,小海森一家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在秦传运手里,有一本小小的册子,上面整齐地抄写了一行行的手机号码,“这都是这两天给我打电话来的,我得记下号码。虽然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们,咱自己心里都得好好记着。”自从本报19日报道以后,秦传运累计接听了约50个电话,还有很多时候,爱心人士直接将捐款打进了银行卡。很多济南市民也赶到医院探望,基本都没留下电话和名字就走了。

得知小海森一家的情况后,山东省立医院社工办也帮他们联系了各个慈善基金会。近日,两万元救助金将直接打入小海森的住院账户。

不过,这些对于小海森和杜保敏高达百万元治疗费来说,仍是杯水车薪。20日手术前,秦传运往小海森的住院账户里打入了两万元,第二天就被通知已经欠费8000元。

如果您愿意帮助小海森一家,可以关注本报“公益山东”微信留言,或者拨打秦传运电话:18624603152。银行账号:6212261602006834461;开户人,秦传运;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市槐荫区经五路纬六路分支行。

器官捐献流程 有哪些环节

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按照捐献过程和主要内容共分报名登记、捐献评估、捐献确认、器官获取、器官分配、遗体处理、缅怀纪念、人道救助等八个重要环节。

凡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愿意身故后无偿捐献器官者,可在户籍所在地、居住地或住院地的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或登记站办理捐献意愿登记手续。当潜在捐献状态出现后,则可以由家属或医院的主管医生联系所在医院的信息员或协调员,并上报省级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或省级红十字会)。经过确认后,将由器官获取组织根据规定摘取捐献者同意捐献的器官。器官将根据相关规定在监督之下进行分配。

器官捐献后,遗体将恢复原貌。对于器官捐献者,省级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应向捐献者家属颁发捐献证书,将捐献者的信息铭刻在器官捐献纪念碑、纪念林、纪念馆或纪念网站上。对家庭困难的捐献者,还将根据相关规定给予一定的人道救助。

妈妈意识清醒,情绪却不稳定

“过了两个小时小海森没回来,她又哭了”。

虽已治疗20多天,但小海森伤势最重的背部没有明显好转,为此,医院购置了恒湿恒温的新悬浮病床。由于海森转到了悬浮病床,曾经在一个病房的妈妈杜保敏如今看不到儿子。但与儿子一样,杜保敏同样对亲人深深地依赖着。“看不见孩子就着急。”孩子舅舅杜宝华说,“这些天孩子妈意识清醒了,但说不出话,总是哭,前两天小海森因为要手术被推出病房的时候,她就开始掉眼泪。过了两个小时小海森没回来,她又哭了。”

“妈呢,哪天回来?”21日上午,当记者来到医院时,思母心切的杜保敏含糊不清地问旁边的大哥杜宝华,示意给妈妈打个电话。

妹妹出院,爸爸也慢慢恢复

“看样子,孩子他妈问题应该不是特别大,就看海森了。”

“好了,我要回家画……”24日上午,对着站在病床旁的爷爷,海森突然冒出这么细细的一句,却让一旁的姥姥流出了泪,“孩子想家,现在想到哪儿是哪儿,头两天刚做了手术稍微清醒点,就说让给他幼儿园老师请假,他爷爷也没老师电话,这才罢了。”

海森的一句话,让姥姥动容,但在病房里,守在海森旁边,姥姥总是鼓励着孩子。“孩子学东西挺快,别看才五岁,他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名字都会写,在学校学了画画,回家就画。”走到病房外,抹去眼角泪水,描绘着曾经聪明伶俐的外孙,海森姥姥嘴角终于挂上了笑容。

陪了母子俩十几天,海森姥姥腰椎、颈椎犯病,回家打了几天吊瓶。电话打通,说不出话的杜保敏只能这样听听妈妈的声音,随后眼泪就不断地流了下来。情绪的波动,让杜保敏呼吸更加艰难。大哥杜宝华急忙拿起床头的氧气罩,放在杜保敏切开的气管上,然后抽出纸巾轻轻帮杜保敏拭去眼泪。

电话打完,海森姥姥22日便又从老家赶回了济南。杜保敏的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其实心里还是挂念孩子。”海森姥姥说,22日海森转移到了另一个病房的悬浮病床,母子两个再没相见,几经家人的安慰,杜保敏情绪也稳定了一些,躺在床上,无法行动,但看着曾经躺着海森的空空的病床,杜保敏仍偶尔落泪。

在秦传运手里,有一本小小的册子,上面整齐地抄写了一行行的手机号码,“这都是这两天给我打电话来的,我得记下号码。虽然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们,咱自己心里都得好好记着。”自从本报19日报道以后,秦传运累计接听了约50个电话,还有很多时候,爱心人士直接将捐款打进了银行卡。很多济南市民也赶到医院探望,基本都没留下电话和名字就走了。

得知小海森一家的情况后,山东省立医院社工办也帮他们联系了各个慈善基金会。近日,两万元救助金将直接打入小海森的住院账户。

不过,这些对于小海森和杜保敏高达百万元治疗费来说,仍是杯水车薪。20日手术前,秦传运往小海森的住院账户里打入了两万元,第二天就被通知已经欠费8000元。